

杨润身 著

托起黎明

——白求恩的“女儿”



大众文艺出版社

托 起 黎 明

——白求恩的“女儿”

杨润身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194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托起黎明：白求恩的“女儿”/杨润身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5.1

ISBN 7-80094-101-9

I. 托…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4) 第15955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37千

1995年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5.40元

目 录

1	歌声.....(1)	13	远客.....(98)
2	哭泣.....(9)	14	呼喊.....(107)
3	追问.....(17)	15	疯跑.....(116)
4	纳闷.....(23)	16	愤怒.....(125)
5	嗜好.....(30)	17	辨认.....(134)
6	盲人.....(38)	18	冒险.....(143)
7	鲜血.....(47)	19	艰难.....(152)
8	挥拳.....(55)	20	小庙.....(159)
9	畅笑.....(63)	21	告别.....(167)
10	解答.....(71)	22	狂风.....(178)
11	索取.....(79)	23	烈火.....(187)
12	交锋.....(88)	24	日出.....(196)

1 歌 声

黄昏时节，河北省平山县西部山区蛟潭庄村里升起缕缕炊烟，田园里普照的阳光渐渐散去。一会儿，星星悄悄睁开了眼，弯月缓缓爬上夜空，无云遮天，晶莹而又美丽。

歌声不知从哪个旮旯儿传出，十分优美悦耳，有如空谷传音，扣人心弦，袭人心扉；又如一朵朵绚丽之花，绽放于四面八方。

星星呀

月牙儿呀

人人都说你是明亮的灯

人人都说你是灿烂的花

你不知俺心膛里的苦

你不知俺两眼泪刷刷

你要能化解俺心膛里的苦

你要能为俺把眼泪擦

你就是俺心膛里的长明灯

你就是俺目中不谢的花

.....

歌声飞过一丛丛红红的柿子林，一簇簇黄黄的红枣林，一块块白白的棉田，一片片绿绿的菜园，又纷纷扬扬地飞过一个一个五彩缤纷的山头，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河，飞入鸟鸣鸡啼的山村。

山村内，鸟不再鸣，鸡不再啼。

河北省平山县境内的山村，村村山清水秀，而村村的房舍不一，土屋众多，砖房偶见；高高低低宽宽窄窄长长短短的街道，多以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鹅卵石铺成，蛟潭庄村也不例外。

一个土屋里走出一位奇特的人，他高大得出奇，山村里无一人能比，他身穿灰色军装，胳膊上挂着“八路军”臂章，腰扎一条宽宽的皮带，脚穿一双半新半旧的用土布条编制成的草鞋；身材魁梧健壮，面孔略显清瘦，颧骨微高，浓眉下一对典型的欧洲人的眼睛凝集着熠熠的光彩；他的头发和嘴上翘起的短须已经灰白；他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而他的神态、他的脚步，却像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前些时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调集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共五万多人，穷凶极恶地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其中的一路两万三千多人，直扑山西五台腹地，妄图将军区首脑机关一举消灭，这高大的汉子在五台再难立足，才从五台县的松岩口转战到平山县境内，进入蛟潭庄村。也许还是保密的关系，村民们大多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国籍，更不晓得毛泽东在延安热忱地欢迎过他，周恩来在武汉亲切地接待过他，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他看做至高无上的贵宾，对他百倍关怀，百倍爱护。这里村民们也对他另眼相看，经常议论着：

他差不多高咱半头？好家伙哩！

谁能说出他是哪国人哩？要能说出来，我输他半斤豆腐、一壶红枣酒！

我瞧见了，瞧得很真：他穿八路军的“二尺半”（军服），也吃八路军的小米干饭北瓜汤，不多一个油花花。

外国人过洋过海的来加入八路！原来老汉汉我的抗日信心散得聚不在一起。我想八路短枪少炮，要打败小日本儿，怕是做梦娶媳妇儿；如今看来，抗日一定能抗出个眉目，救国一定能救出个结果！

是的！是的！……

这高大的汉子在戏台前吃水井台台上落了脚。因为不是清晨，也非晚饭过后，周围比较安静，他凝神向左右静听。

远处传来的歌声似乎扣动了他的心弦，他成了歌声的俘虏。他走出他居住的土屋的时候，面孔上满是愉悦，目光如星光一样闪亮，脚步轻捷无声，口里哼着只有懂外文的翻译才晓得是什么内容的歌曲。他又打了一次胜仗——连续完成五个手术，使五个八路军重伤号一一脱险。同时，他特别崇敬的八路军“猛虎连”连长的伤势也快痊愈，不久即可重返前线。

歌声，少有的优美，也少有的伤悲。

他的一颗赤诚的心，容纳不下日本法西斯匪徒对抗日根据地的践踏，对无辜人民的屠杀，也容纳不下如此优美又如此伤悲的歌。

歌声是谁的呢？她为什么伤悲？

他拔腿迈下水井上的石台阶，离开戏台，走出村口，越过他赞美过的高高的白石桥，绕过他欣赏过的清清的大水池，甩开手臂，迈快脚步。几个帮助抗日军人家属收秋种麦的八路军轻伤员放下肩上的庄稼和农具，崇敬地以军礼向他致意，他匆匆忙忙地还礼；两个扛着柴草赶着黄牛的村民喜悦地为他让路，他急速躲开让两个村民与五头黄牛顺路走过。

他如战士冲锋一般地冲上了龙头垴，面向南边的红云崖

默默地凝神注视。龙头垴上花红柳绿，红云崖下五彩缤纷。他散步时曾多次登上龙头垴，每次都似怀抱春天尽情地唱，畅快地吼，使林上白白的山鸽腾空而起，使四周八下的山崖里发出同样的回声：

中国，美丽！晋察冀，可爱！

他抑制不住的让伤感地“唉”声飞出很远，他抬脚踏过一块白白的尖石，已是体疲神乏，差一点斜倒在地滚下山坡。他深吸一口气，深一脚浅一脚的返村。

“我的可爱的‘黑老虎’，你好？”他在高高的白石桥上站立下来，急急忙忙地喊。

“很好！白求恩同志好！”“黑老虎”迎住白求恩，兴奋异常地回道。“黑老虎”就是白求恩崇敬的即将重返前线的“猛虎连”连长。“黑老虎”是凶恶的日本鬼子赠予他的绰号，爱戴他的同志也这样喊他。他本来不愿应诺，聂荣臻司令员也这样喊他，他习惯地脑袋歪在一侧，两手卡在腰间提出抗议：鬼子高看了我这个“拽牛尾巴的”，你司令员不能这样喊我！白求恩初次喊他“黑老虎”，他同样歪一歪脑袋，两手朝腰间一卡，免去固有的温和的笑，郑重其事地说：我还欠缺“黑老虎”的资格，叫我“拽牛尾巴的”；叫我“拽牛尾巴的”就高看我了。聂荣臻不改口，白求恩不改口，其他同志和村民们也统统惬意地称他“黑老虎”。他无奈只得认可。“黑老虎”个头不矮，身材偏瘦，面孔乌黑，而他消瘦有神的瓜子形的脸上，黑黑弯弯的眉毛，亮亮圆圆的眼睛，小鼻子小口白牙齿，既不带虎势，也不显牛气。若脱去军服，头罩上红，身穿上绿，黑脸上涂上一层白粉，点一个红红的胭脂，认字的人就会把他写成她了。“黑老虎”两个

月前坐了担架，享受白求恩的“极端的热诚”，“极端的负责任”。他原住五台松岩口白求恩创立的军区模范医院，白求恩转移来平山境内，他奉命跟来。他不带虎势，也无牛气，而那些将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的日本法西斯匪徒决不甘心情愿地高抬他，送他一顶“黑老虎”的桂冠。他将他的 一百二十五个普普通通的受苦人的子弟训练得个个似他：只要枪声一响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快如流星，难见踪影；以杀敌为乐，以流血为荣。

离阳泉市不过五十里远的敌人的一个据点，头目得知猛虎连开赴边区内地休整，要大胆地寻欢作乐，威逼村里的少女少妇们披红挂绿涂脂抹粉，大扭秧歌，而后挑选长得最俊的扭得最欢的少女少妇留下来，弄到堡垒里任意地蹂躏；村里老翁老妪们哭天喊地，少女少妇们哭断肝肠，并要投井跳河。夜里，有人将投井跳河的少女少妇们拦住。来天穿红挂绿的少女少妇们在锣鼓声中一扭再扭，鬼子头目与三十多个鬼子饮着酒一乐再乐，疯狂叫好。鬼子头目还不知足，还要逼她们弃红脱绿，赤身裸体地扭。为首的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妇”轻轻地说一声“脱”，二十对少女少妇统统神速地掏出手枪，一粒粒憎恨的子弹穿入鬼子们的胸膛，不到五分钟，二十多个鬼子全部丧命，高高的堡垒冒出熊熊烈火。为首的“少妇”是“黑老虎”。二十对少女少妇是“黑老虎”统帅下的第一排的指战员。“黑老虎”率队返回根据地，半路与三百余鬼子遭遇，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腹部，这才被送到白求恩面前。

“黑老虎”回问罢白求恩，微微一笑，等着白求恩习惯地把右手一举，响亮地回答他“很好！”

白求恩撇一撇嘴，沉沉地答：“不好！”

“不好？”“黑老虎”黑黑的脸儿拉长，吃惊得急问。喘口气又问：“是不好吗？”

白求恩两只手抓住“黑老虎”的一双手：“不好，我难道能说好吗？我的可敬的同志！一个呱呱叫的歌星牵动了我的心！你不要打断我，我听到歌声，我没有你的脚步快如流星，也不拖泥带水，我跑上龙头埝，我的眼睛没有你的眼睛锐敏，也还可以，而遗憾得很：没有能看到歌星的身影。尊敬的‘黑老虎’同志，我很想看到她！很想看到她！”

“黑老虎”转动着眼珠抿口不语。

白求恩喘了口气：“歌声十分优美，我在地球的那一边没有听到过，在西班牙、在英国、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听到过，到了中国，去延安，过黄河，到松岩口，也未听到让我如此激动不已的歌；歌声优美无比，又忧伤十足！你听到没有？”

“黑老虎”摇摇头，问：“她唱的什么？”

“她埋怨星星不知她心膛里的苦，怪罪弯月不会给她擦去眼泪。很有文章！”白求恩将唱的每一句歌词认真地念给“黑老虎”听，激动地说：“尊敬的‘黑老虎’同志，寻到她！一定！我深信你一定会满足我的要求！”

“黑老虎”薄薄的嘴唇一动未动，他扬起弯弯的眉毛，微合眼睛，不让白求恩再从他的心灵的窗口里看出什么。

“这歌声，这歌词儿，只有雪莲！只有……”

“黑老虎”自言自语。

“黑老虎”的伤势好转之后，便将他住的比较宽适的土屋让给新来的重伤员，村农会主任洪北瓜将“黑老虎”引进

村西口狗四蛋家，让“黑老虎”住狗四蛋的小屋。洪北瓜说：“‘黑老虎’，人们说狗四蛋的这小屋屋是鬼屋，日本鬼把你看成爷，喊你‘黑老虎’，我想你也不会害怕中国鬼的。是不是？”“黑老虎”不怕日本鬼，对中国鬼却有三分畏惧。而他却嘻嘻哈哈地应着“我正想找鬼作伴”就住进了鬼屋。很快他弄清了鬼屋的由来。一个没有父母、名叫雪莲、美如天仙的少女，十五岁上被酒鬼大伯卖了五块现大洋，哀喊着死去的爹妈被狗四蛋的三个膀大腰圆的哥哥扶上毛驴，做了狗四蛋的妻子。这狗四蛋有两个外号：武大郎、丑八怪，无人愿瞅。而毒打女人的力气却赛过武二郎。雪莲白净如玉的躯体上无日不挂伤带彩。雪莲就在地狱一般的小屋屋里以歌埋怨星星，以歌责怪月亮，又向往自由向往爱情。鬼子攻下石家庄市的前两天，她穿一身新衣，将一条坚实的绳索拴在屋梁上，忧伤地唱着久唱的歌含恨而去。

“谁说雪莲走了，人说她还在唱歌！”一些男性山民常常这样说。

“不错，我听见就不只一次！”有人还硬邦邦地做证，并且又说，“她还要找替死鬼哩！”

狗四蛋的小屋从此成了鬼屋。狗四蛋因怕鬼找他算帐，已往山西下了煤窑，至今没有音讯。鬼屋顶上的荒草长出许多，长得老高，更给这屋添了不少鬼气。

“黑老虎”入伍已经两载有零，对唯物论已知一二。否则，他也不能对白求恩说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雪莲！只有雪莲……那么又是哪一个呢？……

“嘻嘻……”“黑老虎”不由得惊奇得笑出声。

“你笑什么？！”白求恩提高嗓门，“你笑我无中生

有？是吗？”

“黑老虎”嗖地伸出右手，毫不含糊地摆一摆：“我的尊敬的白求恩同志，我能笑你无中生有？你说的没有问题，很有文章，值得把它当做一个‘堡垒’拿下来！”

“很好！很好！我的‘黑老虎’，同志们的‘黑老虎’，呱呱叫的‘黑老虎’！”白求恩娃娃似的边吼边手舞足蹈。

“不过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说。呱呱叫的‘黑老虎’，大大的要求也没有关系！”

“给我时间，不能急于求成？”

“给你时间，不急于求成。”

2 哭 泣

太阳已经出山多时，赴区里参加检阅的民兵列队呼喊着急昂的抗日口号离开山村，下田干活的老人在田边即将放下旱烟袋拿起锄头。姜大龙还磨蹭在他的不过二分大的只有两间房一个屋的小院里，——将磨快的镰刀拿在手里又扔下，鼻孔里“吭”一声又一声，“吭”声短促而重。

村抗日民兵花名册上列着他的名字。早晨，太阳刚从东山上露出半块红红的面孔，他也往干粮兜里装了干粮——十个烤焦的山药蛋；在尖尖的口哨中紧抬脚步，准时到了集合地，向民兵连长报到。

民兵连长见是他，嘴唇动了动，说：

“姜大龙，你不要去了。”民兵连长的话柔柔和和。

姜大龙眼前一黑，心突地沉了下去，随即从心底涌出一种强烈的冲动感，他感到血在往头上冲，暴喝一声：“×的，不让老子去，老子不去，老子和镰刀没仇，老子还下地干活！哼！”他恨不得将镰刀摔断。

民兵连长取消他赴区参加检阅的资格，并非由于政治原因。他小院士屋，三亩田在父亲经手时落入地主手里，去年村农教会主任洪北瓜领导退租退息斗争，三亩地才归还给他，他可谓基本群众。而且一九三七年秋，千余鬼子经山村窜往山西，深夜，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一个该倒霉的鬼子离开队伍丈余远，往玉米地里方便，他碰巧躲藏在玉米地里，鬼子放下步枪脱裤蹲下，他搬起一块斗大的石头让鬼子没

“哼”一声就回了老家。村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他将一支三八式步枪和一百多粒子弹交给抗日村长，抗日村长兴奋地拍着他的肩膀夸赞他“好——小子！”

是年，姜大龙二十三岁。矮个子羡慕他的个头，瘦子眼热他的健壮，而没人愿注视他的皮肤——他的胸脯、脊背，色泽不一，甚不光滑，他的面容也很粗糙：幼时不知被哪一家的毛驴踢过一脚，额上有一块不小的疤痕；两道眉乌黑，既短又粗，眼睛白多黑少，让人难看到聪明、温和；口唇宽厚、红润，给人以诚实、厚重之感，而上唇的正中间裂着黄豆粒宽的一道豁子，使他难有一笑。因此，他绰号有二：豁子嘴、不敢笑。他只要微微一笑，就要露出更多的牙齿，使他的面容显得更加不雅。值得他庆幸的是，他的牙齿却洁白整齐。从那次他缴了日本鬼子的枪之后，许多人便很少再叫他的绰号了。

他力气非凡，而他使力时，常常引人发笑。他挑水，挑一担洒半担，干干的路弄得泥泞的让人不敢下脚；他劈裂榆木疙瘩烧火，“吭”声上百，“日他×”过千，才可将一个榆木疙瘩劈碎。他挥舞镰刀收割黄豆，多快的镰刀也不能不让母亲叹息——豆粒粒丢落许多；他摘柿子，也摔裂不少。

这时，姜大龙从鼻孔里“吭”了一声，懒懒地拿起镰刀，身不扭脸不转野声野气地喊：

“秀林，我白喊你？！”他喊秀林跟他往田里去收小豆，已喊过数声，声声透风漏气，声声火气厚重。

秀林离他不到一丈远，鞋破衣旧，黑发松散，面孔又脏又黑，坐在屋门前一块石头上。她仿佛吃了铁，就是不应声。秀林十二岁，只要细看，即可看出她的眉眼十分秀

丽，瓜子形的面颊出奇的好看。两天以前，她还是另一个样儿：挂补丁的蓝褂子、黑裤子上没有一道皱褶，似刚刚熨过一般，齐脖黑发整洁而又光滑，好看的瓜子形的脸上，不见一星星黑污，黑黑的眉毛爽爽的，圆圆的眼睛欢欢的，极明亮极有光彩。村里男女老少都夸秀林是村里最好看的一个女娃。

那时，秀林对姜大龙也不是这般神气。抗日小学校里只要不开课，她就乐意随姜大龙下地里辛苦。姜大龙喊她：

“秀林，翻地！”她立即应“哎”，应得如银铃脆响一般的好听，并迅速拿起铁锹。姜大龙说：“把铁锹给我！”她不肯让出手。在田园里松土，姜大龙要她不要累着了，少翻一点，她始终不少出一把力。姜大龙不畏辛苦地爬到柿子树上，摘下两个红红的柿子，说声“吃”，要她全部吃下，

“你也吃”，她只吃一个，姜大龙不吃她不吃。一个叫黄牛犊的男娃对姜大龙厌恶透顶，当着秀林的面，用石灰块往墙壁上画个丑八怪，写下姜大龙的两个外号——豁子嘴、不敢笑，再啐一口唾液，她也画一个丑八怪，写下黄牛犊的名字，她比黄牛犊画得好，比黄牛犊写得真。

姜大龙心膛里的气火又涌上许多，不雅的面孔愈发难看，喊声也更野更促：

“秀林，我就白喊？！”

秀林身边有一只半大绵羊，绵羊身白如雪，头黑如墨，四蹄红的如火，却是蔫蔫的。姜大龙野声野气的喊，绵羊激灵一下，伸长黑黑的尖尖的耳朵，哀哀的低叫一声，秀林紧将绵羊搂在怀里，她薄薄的嘴唇抿得更紧，依旧不睬姜大龙。

暴怒的姜大龙抄起把镰刀扔出老远，镰刀轧落在一个有裂纹的铁洗脸盆上，铁洗脸盆旋即裂成两半。秀林似受到冷风猛袭，上身不由得缩了两缩。这是姜大龙怒极的表示，他同人豁命的时候，往往是这个模样。

秀林颤巍巍的推开屋门正要躲进屋里，有人走进大院，朝姜大龙答了话儿：

“你这是干么？！你还没往田里走？你一个人去割小豆，大天明日的，狼就把你吃了，鬼就把你吞啦？还把洗脸盆砸坏！你……”

姜大龙下嘴唇用力伸长，掩盖住上嘴唇的豁口，鼻孔里的“吭”落下肚内，抬脚迈开重步，用一只脚将镰刀踢起，紧紧地握在手里，用白白的眼睛送给秀林两道威胁的目光，扭身朝院外走去。而他只是朝院门走过几步，使他的母亲和秀林再看不到他的身影即停了下来。

姜大龙的母亲姓杨名兰玉，目光暗淡而柔和，自来的宽厚善良和蔼可亲。她的多半的白发，深而黑的眼窝，诉说着她以前岁月的艰辛劳苦。她衣服上的补丁已很难数清，而补丁的形状却很雅致，手工精巧。她刚从新建立的村供销社里买来五尺鲜亮的兰印花粗布，准备给秀林缝做一件褂子。刚才她面向唯一的亲生儿子姜大龙发火时，面色如土，嘴唇青紫，没有一丝笑容。儿子身影消失，秀林扭过身来，秀林进入她的眼帘，她不由得微微一笑，脸色很快由灰变白，秀丽的眼睛里透出温柔可亲而又乞求的目光。

“秀林，我买了挺好看的五尺兰印花布，给你做一件褂子，你看好不好哩？”语气轻轻的甜甜的。

秀林不瞅兰印花粗布，利索地放开温顺的黑头绵羊，嗖

地站立起来，飞也似地扑到杨兰玉身前，生怕杨兰玉突然消失似的，拦腰将杨兰玉细细的腰身抱紧，失声断气地抽泣；眼泪、鼻涕、口水成串地淌落。杨兰玉也不由得低下头来，面孔挨近秀林松散的黑发，簌簌地落下泪来，她那无色的嘴唇不停地颤动着。她手中的兰印花粗布飘落在地上。

这一老一少凄惨的哭泣，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难免回肠断气。

好看的黑头绵羊，头慢慢抬起，又缓缓低下，叼起兰印花粗布，放在秀林的两个脚面上。

呆立在院门口的姜大龙晃了晃粗壮的腰身，宽宽的两个肩膀也跃了两跃，仿佛他母亲与秀林的痛苦的泪水、忧伤的哭声，是一簇簇灼热的火花烫噬着他的心。

秀林的泪水涌流着；泪水滚落在兰印花粗布上，一滴一滴又一滴。

“妈妈，你……你怎能不是俺的妈妈？……你怎能不是俺的妈妈？……”秀林边断声断气地喊，边很劲地摇动杨兰玉的腰身，又用小拳头一下又一下的垂打杨兰玉的腰背。

秀林欢眉丽眼的时候，同小姐妹们在一起议论到母亲，她总是争先恐后地赞美她的妈妈（杨兰玉），是天下最好的妈妈。小姐妹们无一同她争辩，都认为她说的对。杨兰玉对秀林十分宠爱，只要秀林在她身旁，这陋室里没有灯光她也感到明亮，没有炉火她也感到温暖。受人欺辱，只要将秀林搂在怀里，秀林甜甜的喊她一声“妈”，她笑得如吃下欢喜桃儿；她饥，却不让秀林饿着，她冷，却不让秀林冻着，她受人欺负，却不让秀林看到她落泪，她身体不适，却不让秀林看到她痛苦；村里人都说她把秀林看做无价之